

「象在形先」與「形在象先」： 關於「象」與「形」的一些哲學斷想

林安梧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所教授）

○、緣起：

在《〈《揭諦》發刊詞——「道」與「言」〉》一文中，我標舉「道顯為象，象以為形，言以定形」，這裡有四個要點，一是「道」，一是「象」，另一是「形」，再另一是「言」。我以為這對應著哲學與宗教的一些問題，同時也對應著科學裡的一些問題，因為不管科學、哲學與宗教等都牽涉到人怎樣去理解、詮釋他所生活的世界，或者說都顯示著人們用什麼樣的姿態去面對這個世界，去參贊這個世界。

不同的族群因為天候、地理、經濟生產、社會構造、政治形態種種的異同，經由歷史長河的融通淘汰，因而也就有所謂的文化傳統的異同、心靈積澱的異同，其實總的來說就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去理解詮釋這個世界而彼此互有異同。

「道」、「象」、「形」、「言」這四個字眼牽涉到的問題很廣。「道」之所涉可以是存有學的問題，可以是宇宙論的問題，可以是宗教學的問題。「象」與「形」之所涉可以是認識論的問題，也可以是存有學的問題。「言」則是認識論的問題，是語言哲學的問題。以上種種問題又彼此糾結在一起，密切難分；或者我們說在實踐的層面上，他們彼此是統貫為一的。

誠蒙劉君燦兄的邀約，在這篇文章裡，我想先談談「象」與「形」的一些理解。

一、「象」是主客交融不二的當下顯現之「象」。

象以為形，象在形先也，非形在象先也。「象」是就道體之彰顯說，「形」是就如其「彰顯」之象，而「形著」之也。

〈詮釋〉

「象在形先」與「形在象先」是中西主流形而上學的一個重要的分野。凡主存有的連續觀者，必乃「象在形先」，若為存有的斷裂觀者，必乃「形在象先」。前者重在天地人交與參贊而成之總體之本源，而後者重在人我所對之客觀法則性之所論列的對象物。

〈衍義〉

存有的連續觀之所以為存有的連續觀是從人的認識活動之強調主客交融為一體而說的，存有的斷裂觀則強調主客對立、以主攝客。我常用我們之用「筷子」，西方人之用「叉子」而做一對比。用筷子的意義在主體經由一中介者連結了客體，而構成一整體。用叉子則是主體經由一中介者強力的侵入客體，控制客體。這種主客關連成一不可分的總體的思考是華人的特色，在這情形下，「象」是主客交融不二的當下顯現之「象」，也因此說「象在形先」。

二、「象」經由「形著」而成其為「形器」也。

《易經傳》云「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此「形」即當解作「形著義」，不宜解作「形器義」。就其「形著」之活動，上溯其本源，是此形著之所以可能之根源，此之謂「道」；就其「形著」之活動，下委而具體化，是此形著之落實具體，此之謂「器」。蓋道之所顯，其為象也，「象」經由「形著」而成其為「形器」也。

〈詮釋〉

將「形」釋成「形著義」，並強調其「形著而上溯於道」、「形著而下委於器」，可見其關鍵處在「形」（形著義），如此可見「道器不二」之論。「器」乃「道」之「形著」而「器」之，故亦可以化此「器」而歸於「形著」，上溯於「道」也。蓋「道」之顯而著，著而形，形而器，由道之開顯而明白，而形成，而為器物。這是由「存有之本源」而「存有之開顯」，而「存有的執定」也。

〈衍義〉

象在形先，「象」經由「形著」而成其為「形器」，這顯然是說一切存在事物必經由一個建構的過程才使之成為一個對象物，在成為一個對象物之前是通而為一的。如此一來，外在事物之為外在事物並不是截然外在的，而是內外通而為一的，內在的主體可以在這一對象化的過程使之為外在，但同時也可以經由一調適而上遂於道的過程使之通化為一。換言之，外在對象的定位並不是一刻板定位，而是在不同的定位點下，就有不同的建構；符號無實體性，同樣的，對象也無實體性，它們都是經由一功能性的動位之後，才擁有實體性。空間的定位也是一樣的。

三、中國學問皆重一切通化於道，銷融於生活世界之中。

象如其本源而為「道象」，即此道象，而為「氣象」，而為「心象」，而為「意象」，而為「形象」，而為「器象」，而為「物象」也。形象、器象、物象等之「象」為「形、器、物」所拘，此是在形、器、物後之象；心象、意象等之「象」自不為形、器、物所拘，然又常附麗於形、器、物之上而為象。心象、意象因而通之，則達於氣象、道象，蓋心、意與道、氣不二也，其為不二，實以其象而通之，此通之之為可能，乃基於心、意之動，始為可能。

〈詮釋〉

此處作者將「氣、心、意」之與「形、器、物」為對比，並強調「心意之動」，由斯可見宋明理學何如斯由心性學必上透於形而上之理境，必隱含一宇宙論之總體思考。此亦可見「心性論」與「宇宙論」在中國哲學是渾然為一體的，吾人實不能就此「心性論」孤離而論之，亦不可等同於西哲之倫理學，強分其為自律、他律，皆為不宜。天命性道相貫通，此自他不二，非此自律、他律所可勉強分別也。

〈衍義〉

在存有的斷裂觀下，主客兩極而對立，自律、他律也因之截然分開；相對而言，在存有的連續觀下，主客通融為一，自律與他律之區別並不適當。

這些道理是相關的。中國學問皆重一切通化於道，銷融於生活世界之中，但相對來說，客觀的知識論辯較弱；我常用馬丁·布伯 (Martin Buber) 的「我與你」 (I and you) 與「我與它」 (I and it) 作對比，而說我們的學問傳統以前者為主，而西方學問傳統則以後者為主。若用卡爾·巴柏 (Karl Popper) 的語詞來說，我們的學問傳統較缺乏「世界三」 (World 3)，用社會學的語詞來說，我們著重的是「熟人」，而忽略了去締造一「陌生人」的傳統，我們著重情理遠過於物理。

四、 因意顯象的意象論其源頭在「意」，而意是道開顯之幾。

象在形先，故象不為形、器、物所拘，故雖依形、器、物而為象，此象亦經由人之心、意，而上遂於道、氣，與道、氣合而為一也。如此，則物象、器象、形象、意象、心象、氣象、道象，以其為「象」，因而通之，皆通統而為一也。

〈詮釋〉

象在形先，故象不為形、器、物所拘，這明白的表現在東西方的「透視法」。西方多半採取的是「定點透視」，而中國則強調「散點透視」。西方多半拘於「形、器、物」，而中國則多半強調不為所拘，因而通之，如其道之顯現也。中國畫作重在「寫意」，即如工筆亦為寫意也。西方畫作多在「寫實」，即如抽象畫亦為「寫實」也。寫意是就通極於象，通極於道之本源而說；寫實則是入裡於器、入裡於物之本質而說。

〈衍義〉

象在形先，象通於意，意通於道，這種通化於道的傳統，決不同於西方學問的本質論傳統。當然也不能直視之為一唯名論的傳統，因為本質論與唯名論是相互對待依倚而成的，雖然是兩個對立面，但卻是一體的。其實，本質論局限於「形」，而唯名論局限於「言」，中國文化傳統既非局於「形」，亦非局於「言」，而是經由「象」、「意」而通化於道。若要別於唯名論、本質論兩者之外，我們或者可以用意象論說之。

意象論的源頭在「意」，因意而顯象，而意是道開顯之幾。這開顯之幾隱含了一韻律般的活動，前所說的散點透視便在這韻律般的活動下而連貫起來的。

五、 存有三態論：存有的根源、存有的開顯、存有的執定，這基本構成可以發展出一「道、意、象、構、言」的解釋學系統。

象以爲形，非形器物以爲象，故象是「現象」，而非「表象」。至若取形器物以爲象，即此而表達意義，亦不限於形器物，更而上達於更高之意義本源也。吾華夏所用象形字，其表達意義，亦當溯源於此而論之，蓋「象形字」之不同於「形象字」也。

「象形字」，其就發生而言，乃因「形、器、物」以爲「象」；至若論其形而上之本源，則「象以爲形」也。「形象字」，就其發生言，或乃以形而上之本源言，皆不離其「形、器、物」也，蓋「形以爲象也」。

「形象字」爲形、器、物所拘，故無得表達高度抽象之意義，欲表達高度抽象之意義，則須轉爲拼音文字，使不爲形器物所拘；「象形字」不爲形、器、物所拘，故可調適而上遂於道，故可表達高度抽象之意義，而其表達又不離具體之實存也，故不必轉爲純粹之拼音文字，祇須以形聲、會意爲之即可也。蓋「象形字」，其如道之彰顯而爲象，因其象而形著之也。

〈詮釋〉

這樣的詮釋，會讓我們去思考一個重要的問題，截至目前爲止，存在而有生命力的幾個大文明中，只有中華文明仍是使用「象形」（取廣義）文字，它可以說是「存有的連續觀」的守護者，這裡隱含著克服「存有的遺忘」之奧秘。這是將「存有之本源」與「存有之執定」連結爲一不可分的整體之理由。「具體」與「抽象」，「個別」與「總體」，「末節」與「根本」是連續而不可分的。「存有的三態論」亦唯有在這樣的文化土壤中才得生長出來。

〈衍義〉

存有三態論：存有的根源、存有的開顯、存有的執定，「存有的根源」相當於「道」的層次，「存有的開顯」相當於「意」、「象」的層次，「存有的執定」相當於「構」與「言」的層次。我嘗以「道、意、象、構、言」這五個層次來論中國文化傳統所可能生長出來的解釋學。這與我之倡論「存有三態論」也是相通的。

（作者簡介 林安梧 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後入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深造 一九九一年成爲該所畢業的首位博士 曾任清華大學教授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鵝湖月刊社社長 《思與言》主編 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所教授）